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

相元年 盡二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相公

陸曰相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相

疏

正義曰魯

世家相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相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相公名軌世族譜亦為軌謚法辟土服遠曰相謚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為此謚他皆放此是歲歲在亥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

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相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

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篡立初患反

疏

注嗣子至備矣。正

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

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
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
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
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
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相之於隱本無君臣
之義計隱公之死相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
晉厲被弒悼公即位改元今相雖實篡立歸罪爲氏詐言不
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
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相之篡也
○二月公會鄭伯
于垂鄭伯以辭假許田○假舉
○夏四月丁
未八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
然後結盟垂大丘備地也越近垂地各鄭求祀周公魯聽受
於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辭假爲文時之所隱
○好呼報反傳同近附近○疏註公以至爲文時之所隱
之近於百庚反令力呈反○疏正義曰成會鄭於垂既易許
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
於垂者垂是備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

相元

者傳不言書曰知
非仲尼非意也
○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
○冬十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
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

辭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

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疏註魯不至易也

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爲于僞反
許加之以辭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辭假爲文故

傳言爲周公祊故解經辭假之言也註又解傳之意周公非

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

此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
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假假田言若進許於魯以權借許田
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辭假者此辭
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主辭致信命之理今言以辭假
似若進許以致辭然故辭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

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

于越結初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初故獨見初。見賢編反。盟曰

渝盟無享國。渝亦變也。羊朱反。享許丈反。疏註渝變也。正義曰

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交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讎及聞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

曰疏。凡平原至大水。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兩自原上而下浸潤於土破鄣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

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註廣平曰原。○正義曰釋

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

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

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疏。註鄭伯至經誤。正義曰六年

伯疑謬誤。使所使反。○疏。傳云魯為其班後鄭注云魯親

既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矣經不書蓋中闕文然則經所不

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

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雖賤亦

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讎及聞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

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

非實是鄭伯為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

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宋華父督見孔父

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疏

註華父至世祖。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

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命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曰美

而豔。色美曰豔。豔。目逆至而豔。正義曰未至則

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

曰美而豔為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

相元

其大夫孔父

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音圭。閨。疏。宋督至孔父。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

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

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孔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

君言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

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弑其君據督為文而上弑其君也言

及其大大孔父據君為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

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意亦同。註稱督至其君。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若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

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

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

孔父為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

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

為名因論為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

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

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卿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

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死殺禍遂及

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

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弑

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

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

相二

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

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死殺禍遂及

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

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弑

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

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

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

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

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

父為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各名孔則為氏

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

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鄣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

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

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

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其惡故以。滕子來朝

書各責之劉君不達此言妄為規過非也。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疏。註隱十至所黜。正義曰杞行

稱子者蓋時王所黜。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為

夷禮自是以下勝當稱子故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相王也

東周雖則微弱猶為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為諸侯明能黜滕

為子。○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

亂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疏**註成平至宋地。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

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止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夏

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以鼎賂公大廟周

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郟古報反大音泰傳大廟做此。○**疏**註宋以

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

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耶郟鼎是其備書之也鄭眾服虔皆以成宋

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蔡侯鄭伯會于

鄧穎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上照反○**疏**註穎川至鄧城。正義曰鄧

之曰都釋例以此穎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

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

於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

入。○**師**所類。○公及戎盟于唐及之公至自唐傳例曰告

于廟也持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疏**註

例至策勳。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一

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

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

隱不書至為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情

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

之故勞非所憚無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

也

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只會于稷

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

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善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

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初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妾也。為賂于偽反住除為會一字並同悲其為路反

婉於疏君子至其君。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既反疏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立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

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

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

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

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父非為公怒始與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似既殺

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註經稱至妾也。正義曰傳言為賂

桓二

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

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

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為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

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為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

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為惡之甚時史惡其

指斥不可言四國為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意言會

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

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為周公初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

然案為周公初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為賂立

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為賂之下者以

周公初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揔而結之此則文句長

緩不可揔而結之先舉為賂惡重所以云為賂故也然後始

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

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

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

澶淵之會賤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賤責非

尤過之狀知為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

會諸侯于稷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

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稷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

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苞之會晉為伯會諸侯以

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相為伯城而不終故賤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賤文知不為公諱不賤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皆賤此若必諱唯須沒公而已何須不賤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諸侯鄭伯請平于晉公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戰皆在隱公世

疏 註殤公至公世。正義曰服虔云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具

郭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入蔡人

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

號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

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已殺孔父而弑

則然孔父字。大音泰數音朔

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也隱三年出

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馮皮冰反下同

以部大鼎賂公

部國所造器也

陰城武縣東疏 註部國至部城。正義曰穀梁傳曰部鼎南有北部城

者部之所為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部

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各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部國所造故繫名於部劉君難杜注部

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部城部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部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部國所為宋邑

劉以南部北部並宋邑別有部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

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部國部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

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

相宋公

相息亮反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

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

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

著後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疏君人至子孫。正義

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

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為德施之

為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

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

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

塞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

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五違之

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過絕違命之人

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懼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

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註以茅至之解。正義曰冬官考

工記有首尾故理互相見。註以茅至之解。正義曰冬官考

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

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

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摠為覆蓋猶童子垂髮

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

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

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

其舍宇簡其出入其更肅然清靜故揖清廟清廟者宗廟之

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

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越席結草。越戶括反祀

天車本或無天字者非

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

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

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焉為路路之最大者巾

車五路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

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

為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

注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

輅孔安國以為王金象以飾車以其編陳諸路故以周禮次

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

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

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驁以大

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

大路天子所賜

疏

君人至子孫。正義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疏

曰君人謂與人為君

車之摠名以周礼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
燔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摠名服虔云大路
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
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
為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玉
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
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疏**
註大羹至五味。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
礼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清鄭玄云大羹清煮肉汁也不和貴
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禮之礼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
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
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 **菜食不鑿** 黍稷
曰菜不精鑿。菜音咨食音嗣餅也鑿字洛反精。 **疏** 註黍稷
米也字林作殿子沃反云粉米一斛春為八斗。 **疏** 註黍稷
精鑿。正義曰釋草云菜稷舍人曰菜一名稷稷粟也郭璞
云今江東人呼粟為菜士虞記云明文鄭云今文曰明菜菜
稷也然則菜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菜亦諸穀摠名
周礼小宗伯辨六菜之名物鄭玄云六菜謂黍稷稻粱麥苽

是諸穀皆名菜也祭祀用穀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菜飯謂
之食傳云菜食不鑿謂以黍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筭術粟
率五十鑿二二十四言粟五斗為
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衮**

冕蔽珽 衮畫衣也冕冠也蔽韋鞞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

疏 註衮畫至持簿。正義曰畫

反徐廣云持簿手版也。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

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

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

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

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

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註及詩箋皆云衣績而

裳繡以此知衮是畫文故云衮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玄

註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

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

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

黼八黻九在裳鷩鷩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

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五章自
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
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
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社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
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
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
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
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
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
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
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
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
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
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
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
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
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
耳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縹前後各十二旒
存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五采縹前後七旒希冕前
後五旒玄冕前後二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

縹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縹前後七旒旒
有三采玉七子男鷩冕二采縹前後五旒旒有二采玉五孤
卿以下皆二采縹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旒者
冕說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
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弥高而志弥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
也黻鞞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
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故云黻韋鞞也詩云赤芾
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
云古者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
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鞞之
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為網罟以佃以
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
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
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
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
服黻言舜始作鞞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有象
也知冕服謂之鞞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
鞞者案士冠礼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以冕
為王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鞞為韋鞞之與

鞞祭服他服之具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鞞云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發首言鞞向未言章明皆以章為之
凡鞞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鞞直色別而已無
他飾也其鞞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
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黻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
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弼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
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鞞韋
而已是說黻之飾也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
有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有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
記傳更無鞞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鞞或作鞞
或作鞞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鞞如今鞞鞞鞞國
連兵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鞞天子赤皮鞞鞞鞞鞞
古鞞也然則漢世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
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為絨者天子之笏以玉為
之故云班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
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
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
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密見大

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
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
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上竹本
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
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
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為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
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摺班方正於天下也諸侯
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鄭玄
以為謂之班班之言班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茶謂舒懦
所畏在前也園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
君故首末皆園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
與天子又異班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
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班長三尺
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
也然帶裳幅焉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縻者為復
也疏註帶革至復履。正義曰下有鞞是紳帶知此帶為革
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
子有鞞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為帶帶
為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

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滕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滕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幅也所以自福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福束其脛自足至膝滕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滕邪纏束之故名邪幅焉者獲之小別鄭玄周禮獲入註云獲下曰鳥禪下曰獲然則鳥之與獲下有禪獲為異獲是摠名故云鳥獲獲謂其獲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鳥赤鳥者冕服之鳥白鳥者皮弁之鳥黑鳥者玄端之鳥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鳥餘服則屨其王后禕衣玄鳥榆狄青鳥闕狄赤鳥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鳥其餘皆屨其鳥之飾用對方之色赤鳥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此方白屨黑飾是也

衡紘紘紘

衡維持冠者紘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反紘音延字林七善反

上時掌反下上下同

疏

註衡維至上覆。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

王后之首服追衡弁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別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為之故追師掌焉人師掌王之五冕弁

及冕皆用玉弁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紘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紘則紘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細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紘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弁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弁纓弁纓組纓鄭玄云有弁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弁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弁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弁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弁故用紘緇布冠無弁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紘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紘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紘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紘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昭其度也尊卑各及紘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冕飾也

疏

註尊卑各有制度。正義曰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

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

侯伯自鷩以下冕冕有度也襍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

黻有度也班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班有度也衮冕鷩冕

裳四章毳毼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獲人注云王吉

服鳥有三等玄鳥為上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王后祭服

鳥有三等玄鳥為上禕衣之鳥下有青鳥赤鳥是鳥有度也

紃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紃有度也天子朱紃諸侯青紃

是紃有度也其帶幅衡縱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

尊卑各**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

有制度**鞞鞞**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

飾鞞下飾。率音律鞞補頂反鞞布孔

反鞞鞞刀削之飾藉在夜反削音突

疏註藻率至下飾

禮注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

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言

以韋為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為幹也禮之言繅皆有玉共

文大行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

云公執相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

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

有繅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繅藉五

疏

采五就以朝曰公執相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

就子執穀鉞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

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

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一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帀每一

帀為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觀禮皆

單言繅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

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

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

物之巾與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為藻

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

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禫不合而率積如今作

幪頭為之也然則禫而不合縷率其邊謂之為率此以韋衣

木蓋亦縷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繅為藻率之

藻似亦藻率共為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

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柎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

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劉

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率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

是無正文不可

鞞鞞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

鞞鞞一名大帶屬大帶

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
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黻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
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
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

五色皆以止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疏注車服至虛設。正
物不虛設。比并是反械戶戒反疏義曰考工記云畫績

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
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

十五年傳云九丈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
當之五行之色為五色加天色則為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

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錫鸞和鈴昭其

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聲也錫在馬額亦為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

反疏注錫在至鳴聲。正義曰鄭玄中車注云錫馬面當
盧刻金為之所謂鑣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

之今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轄車鸞鑣
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

灑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公
旒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為和

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
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

亦為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
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

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
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若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

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亦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
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疏**註三辰

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
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市而

王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
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

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
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

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
是九旗之摠名可以統大常故卒以為言也

夫德儉而

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下尊卑

文物以紀之聲明

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謂立華督違命之臣

而實其賂

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

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

邑

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

又遷九鼎焉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郭。實之政反置也邪似嗟反維音洛本亦作洛夏戶雅反郊古夾

反郭疏

註九鼎至郊郭。正義曰據宣二年傳知九鼎是音季。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願

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

百二

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

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也且西周乃徙九鼎處于

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

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郊郭

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

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縣成王定鼎宣

三年傳文 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疏 註蓋伯夷之屬。正義曰史記伯夷

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

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

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

知其非矣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突毀於大廟其若之何公

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

魚其子哀伯諫相納鼎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疏註內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孫其有後於魯。

有餘慶易。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

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

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疏註楚國

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近附近之近。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

此也。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

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

理志依史記為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羊姓顛頊之後

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

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

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

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

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

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

立為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九月入杞討不敬

也。公及我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之好。好

也。公及我盟于唐。脩舊好也。呼報反。註同。

也。公及我盟于唐。脩舊好也。置爵則書勳勞於

也。公及我盟于唐。脩舊好也。置爵則書勳勞於

也。公及我盟于唐。脩舊好也。置爵則書勳勞於

也。公及我盟于唐。脩舊好也。置爵則書勳勞於

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爵飲酒器也。既飲

策言速紀有功也。

疏

冬公至禮也。正義曰凡公行者

舍音赦。置也。舊音捨。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

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

至。不言告。祔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祔也。禮記曾

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莫于祔。命祝史告于宗廟。諸

侯相見。必告于祔。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祔乃命

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祔祔

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祔祔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

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祔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

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

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摠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

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

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

既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

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代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祢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音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諫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為榮則克躬罪已不以告廟非為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同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至至亦

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策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卑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為之初必以會徵眾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為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祖遂滅偃陽經書公至自會二又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戎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厚心行不出竟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廷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動眾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註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摠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

然則飲酒之器其各有五而摠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觥解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觥解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觀爲善之利故舍爵即書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勞於策言速紉有功也

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自參以上則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

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參上南反。初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仇音求。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命之曰成師相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疏千畝之戰。正

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名如字或弥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

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疏夫名至

正義曰出口爲名合宜爲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各以制義杖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復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爲政以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

嘉耦曰如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爲始兆亂也。疏夫名至

有此言。耦五耦五口反。此芳非反。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兆亂矣兄其虒乎穆侯愛少子相叔俱取於戰以爲各所附意見異故師服知相叔之黨

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疏正義曰太子與

替他計反廢也少詩照反諷芳鳳反

相叔雖並因戰爲名而所附意見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太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

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相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之強幹弱枝耳

人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與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各棄

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與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各棄

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與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各棄

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與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各棄

為膏育以難

左氏非也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相叔

于曲沃

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

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 靖侯之孫

欒賁傳之

靖侯相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

孫為傳相。靖才井反欒力官反 疏 注靖侯至

傳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相叔之高祖父也史傳稱祖皆云祖

父故謂高祖為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為傳相也此人之後遂為欒氏蓋其

父字

欒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

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

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

卿大夫稱家

卿置側室

側室眾子也

疏

注側室至一官。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

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眾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

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

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廢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祭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為從父昆弟而為

者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為之未必立卿之親弟 大夫有貳宗 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相

輔貳。適丁歷反為小宗本或作為大宗誤

疏

注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

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

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祢所宗及亦

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祢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

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

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

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為大宗亦

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為說故言別子為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為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

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祢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祢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為說故言別子為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為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

文不及之目沈云適子為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為小宗次者為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為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
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初危
反註同復扶又反別彼列反殺所界反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
覲下不冀望上位。覲音冀覲羊朱反字林羊住反諒文云欲也今晉甸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疏註諸
侯至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維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

相二

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故晉在甸服也惠之二

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

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

伯伐翼弑孝侯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

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哀侯侵陘

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大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

相三年 盡六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二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

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歷故不書王贏齊邑今泰山贏縣。經三年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二字傳以為義或有王

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相弟弒兄臣

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相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

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冠甯註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相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

王弒君易材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相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相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為王

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於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

歷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竟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為王班，當一論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蝻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蝻，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為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準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廡各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為失不班歷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

相三

所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為此說。但齊相晉文以前，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為，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款，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約如字，又於妙反，款所洽反，垣音表。六月

公會杞侯于郟。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既。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過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其高下日

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

疏。註既盡至不見。正義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蓋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

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為月食。張衡靈

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光故月光即減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屬於上月下則其食屬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而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入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

○公子翬如齊逆女

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疏

註禮君至卿逆○正義曰

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迎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迎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迎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謂矣正禮當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為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為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

齊侯于謹

無傳

夫人姜氏至自齊

無傳告於廟也

齊侯送之公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疏

有年○正義曰年訓為稔謂歲為年者取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

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杜取穀梁為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云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相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為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為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飢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黽鴝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黽鴝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黽鴝不以有字為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蝗蟲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

戎梁弘為右

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

疏武公至

之右○正義曰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也本出家文也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為戎僕右

相三

是戎車之右也 逐翼侯于汾隰

汾隰汾水邊○汾扶云反汾水各下濕曰隰

疏

計汾隰汾水邊○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陽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溼曰隰知 驂絰而止 驂馭馬○驂七南反絰戶卦反驂芳非反 疏

註驂馭馬○正義曰說文云驂馭旁馬是驂驂為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為參故謂之驂又

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為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各為驂故摠舉一乘則謂之駟指

其駟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駟指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為名也驂馬在衡外

挽駟每絰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各駟者以駟馬有駟駟之容故少儀云駟駟翼翼是也 夜獲之及

樂共叔

共叔相叔之傳樂賓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共音恭注同殉似俊

反○會旱于贏成昏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介音界

疏

計公不至禮也○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相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大司小司之

止曷又極止言相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

侯于郕杞求成也一年入杞故。秋公子翬如

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

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昏禮雖奉時君

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好呼報反註同昏禮

禮至其義。正義曰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

命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為辭也豈遂俱是逆女傳

文各言其一。是云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其有先人之禮使

某也請納采其納微辭曰其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微是

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

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

稱先君以此知其言。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

必稱先君以為禮辭。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

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

大夫送之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疏凡公至

正義曰昏以相敵為耦先以敵國為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

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

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

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

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

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

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

為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

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

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為上下也。冬齊仲

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

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疏註古者至釋之。正義曰經

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流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是詳內略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

故逐之出居于魏

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芮如

銳反國名惡烏路反翊音翼

疏

註為明至此縣○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

縣詩魏國也出本芮魏皆姬如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名謚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在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

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狩手又反夏戶雅反下同

疏

註冬獵至書地

正義曰冬獵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

相四

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通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蒼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為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首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矣周之春正月天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太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錐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即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為之僖二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

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各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

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糾居黜反

註宰官至放此。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為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始知伯糾是何宰也賁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為政有三擇人為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遭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賁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賁糾亦所以責王如宰之

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為年此無秋冬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困之膏肓何休以為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各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迫糾各且字非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書時合

禮疏註郎非至合禮。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矣見於獲鄰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但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駁出合禮而非禮自明故註申其意言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左氏無此義要。夏周宰渠伯糾來聘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

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

故為芮。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芮伯所敗

出在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致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各者來

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

疑審事故從赴兩書。鮑志鮑反。**疏**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經傳

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各故也隱八年蔡侯考

父卒註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各案史記年表隱之

元年見陳相公之二十三年則相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

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

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出亦似無

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

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曰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

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

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皆言如

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齊欲滅紀紀人**疏**註外相至故書。正義曰傳言朝經言

懼而來告故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言如獨言外朝者經

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

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

卿通問鄰國執圭以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

適他國始行即書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

禮未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

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

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

疏

註未同至兩書。正義曰傳二十

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經傳

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各故也隱八年蔡侯考

父卒註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各案史記年表隱之

元年見陳相公之二十三年則相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

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

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出亦似無

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

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曰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

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

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皆言如

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齊欲滅紀紀人**疏**註外相至故書。正義曰傳言朝經言

懼而來告故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言如獨言外朝者經

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

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

卿通問鄰國執圭以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

適他國始行即書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

禮未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

相五

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

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

但略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以褒

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

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疏**註仍叔至出聘。正義曰

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

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若代

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昇代父嗣位

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及稱名以貶之比子雖

已嗣位而未堪從以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

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為父。葬陳相公傳。城祝

老來聘非父沒義或當然。丘無傳齊鄭。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大雩傳例曰書不時

不書不以告。從如字又才用反。各見賢遍反。冬蝮無傳蝮蟻之屬為災故書。

各見賢遍反。冬蝮無傳蝮蟻之屬為災故書。疏註蝮至

故書。正義曰釋蟲云折蝮蝮蟻相容反蝮相魚反。疏註蝮至

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

大四五

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毒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螿螿土各螿螿光云皆蠃蟻之屬然則各螿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冬州公如

曹 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實來書也 **疏** 州公如曹。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

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

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

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

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云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

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虞

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為三公之官若號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焯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

相五

公躡復周公大公之動齊相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為上

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埋之不通也。注不書至陶縣。正義曰如者朝也

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出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

武王封之陶丘今濟陰定陶縣是也相公三十五年魯隱公

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縣

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佗相**

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相公母弟也免 **佗相**

相公大子。佗大何反免音問父音甫 **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疏** 公疾病。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疏不使

知王政。正義曰隱二年傳稱王貳于號謂欲分政於號不復專任鄭伯也及平王崩周人將昇號云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號公忌又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然則號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號不使鄭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秋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

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號公林父王卿士。將首子匠反下及註大將同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相公也鄭子元

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拒俱南反下同陳直觀

反下文之陳及注同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

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技

固將先奔不能相扶持也。卒尊忽反下同既而萃於王卒可

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萃似類反曼伯為右拒曼伯檀伯。曼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

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麗力知反註同縫扶容反乘繩證反疏

註司馬至陳法。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為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是彼文也五人

人為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緡葛緡音須。緡葛鄭地命二拒曰殫

動而鼓殫殫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殫古外反又古活反本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

音疏註曼伯檀伯。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知一人也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

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麗力知反註同縫扶容反乘繩證反疏

註司馬至陳法。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為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是彼文也五人

人為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緡葛緡音須。緡葛鄭地命二拒曰殫

動而鼓殫殫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殫古外反又古活反本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

上發機以礎疏註旒旒至號令○正義曰旒之為旒事無敵麾許危反疏所出說者相傳為然成二年傳張侯曰師

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

今命二拒令旒動而鼓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旒是可觀之物又旒字從於旌旗之類故知旒為旒也周禮司常通帛為旒故云通帛為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旌旗

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旒或載物衆屬軍史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旒而此軍得有旒者

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旒是知戰必有旒故以旒為旒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

軍所建不廢戰陳之上猶自用旒拍麾今時為軍猶以旒麾號令故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為號令也賈逵以旒為發石

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

石之事不言名為旒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為擊鼓

侯也注以旒說為長故從之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

拒五

亦能軍鮮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

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夜鄭伯使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

免王討之非也○勞力報反注同疏註祭足至非也○正

各仲字仲足一本作名仲字足疏義曰隱元年傳稱祭

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

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為字左氏先儒亦以

為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

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為名故云各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為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遂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為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以皆以伯叔為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各仲字足也

是辨其各伸之意也凡傳所記事必有意存焉此○仍叔

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疏

註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為精

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為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

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未反也下句更言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為欲

顯天時更○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

別言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疏註十二至凡事○正

故重言秋異於凡事○重直用反義曰上既言秋王以

諸侯伐鄭而此復言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

月欲顯言天時以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

不須每事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被凡祀啓蟄

注自釋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凡祀啓蟄

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疏註

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蟄直立反正音征

凡至南郊○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

宗廟比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

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為三名散則摠為一號禮諸侯

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

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

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摠包天子及諸國則凡

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

摠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

是辨其各伸之意也

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

仍叔至末秋

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為精

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為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未秋也

秋大雩則秋末為未注云未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
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
之後遂驚而走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為正月
中閉蟄為十月中也注以閉蟄為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
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十月半蟄
蟲始閉十一月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
中氣則卜比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為過時既
以閉蟄為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
冬至以前皆得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
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祭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
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
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祭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
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為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
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四時間之
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
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為正也士功作者不
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畢此其六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為其節
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為正大司馬職曰中

相五

夏獻禽以享初中反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
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
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制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掌
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起建亥之月則掌
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為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
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
復烝此為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
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濟也然仲月
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為非禮此秋
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節故譏之釋例
云龍星之體卑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遇涉次節
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
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
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
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
載弧韞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
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
獻子為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
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

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
傳言啓蟄一人兩說必有誤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時應
有七月禘矣承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鬯子之時不書
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
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嘗稍借侈見天子冬至祭
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明堂位後
出之善其未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
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弑豈而平土有誅俗變多矣尚云
無之此言既經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而春秋正禮也鄭
玄注書多用鐵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
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
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
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
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
怒黃帝曰含樞紐曰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
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
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
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
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
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

相下

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
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
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龍見而雩
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龍見而雩
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
天遠為百穀祈膏雨。見賢遍反注同宿音秀為于偽反
疏 註龍見至膏雨。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
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遠者
豫為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
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為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
穀之仰膏雨是也傳有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
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雩云言大
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
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文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元周之秋
五月之中而早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
杜君以為月令秦法非是周典類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
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為秦制非古典也類氏
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為強牽天
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
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類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

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文禮註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祭何獨雩為吁嗟旱而脩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也吁嗟也賈服以雩為遠故杜從之也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疏註建酉至宗廟○正義曰嘗者嘉穀孰乃為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獲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孰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孰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嘗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

相五

亦可以子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兼葭蒼蒼白露為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備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為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閉蟄而烝疏建亥之月昆蟲閉戶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閉必計反又必結反字林方結反烝之承反疏註建亥至備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蟄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蟄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註云昆蟲謂溫主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言啟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云烝烝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

過則書

節則書以譏慢也疏曰祭必當卜卜有吉為烝過則書疏曰祭必當卜卜有吉

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冬淳

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

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度待洛反復音服後不音者皆同難乃旦反。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取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者，文從可。

知。寔時力反。省所景反。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

南。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成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

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閱音悅。

疏

大閱。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檉，皆書公大蒐，大

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檉，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辰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王為遊戲，而不以言公則狩于郎，檉亦主為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干比蒲邾子家，皆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邾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隨闕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亦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註齊為至車馬。正義曰：大閱

之禮在於仲冬，令農時閱兵，必有所為。傳不言其意，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成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來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蔡立未會。疏。註佗立至二年。正義曰：殺陳佗，傳無之，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足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

九月

丁卯子向生

相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適。疏。註相公至生也。正義曰：適

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

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

稱大子者，書始生也。適。疏。註相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

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

稱大子者，書始生也。適。疏。註相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

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

稱大子者，書始生也。適。疏。註相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

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

稱大子者，書始生也。適。疏。註相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向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

書。文之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楚武王侵

隨隨國今義陽隨縣疏註隨國至隨縣正義曰世本隨國姬

上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為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

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

之使列諸侯哀元年隨侯使遠章求成焉遠章楚大夫

見鄒其後不知為誰所滅瑒隨地。瑒下加反隨人使少師董成

反軍於瑒以待之少師隨大夫董正也。少詩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鬪伯比楚大夫我

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

相六

協來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奔小國張自侈大也。被皮寄反下注被甲同間

又式氏反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

之羸弱也。羸劣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

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鬪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

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

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疏以為至其君。正義

備言其事以終始之。抗苦浪反疏曰言此計今雖無益

以為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

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希後

日之利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少師歸請追楚

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今民
餒而君逞欲逞快也餒祝史矯舉以祭臣不
知其可也諫稱功德以欺鬼疏楚之先君熊繹始封
於楚在蠻夷之間食子男之地至此君始疆盛威服鄰國似
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臣聞至可也。正義曰臣聞小國
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道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為敵也其
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為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
道更說為道之事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
則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於
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中心為忠言中
心愛物也人言為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
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
信也今隨國民皆飢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

和六

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
不可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
君之下楚也公曰吾牲牲肥脂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脂亦肥也黍疏註牲牛豕曰

稷曰粢行器曰盛。牲音全脂徒忽反

諸侯祭用大牢祭以三牲為主知牲為三牲牛羊豕也周禮

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牲祭用純色故知牲謂純色完全言毛

體全具也曲禮曰豚曰脂肥肥脂其文知脂亦肥也重言肥

脂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脂案禮記豚

亦稱肥非獨牛羊也案是黍稷之別名亦為諸穀之惣號祭

之用米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粢粢是穀之體也盛謂盛於
器故云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
博碩肥膾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謂其畜之
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彘也謂其備膾咸

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彘也謂其備膾咸

有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腍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關

○畜吁又反下皆同蕃音煩癩七未反本又作族同蠶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癩瘰皮肥也疥音界癩息淺反說文云乾瘍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

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嘉善也栗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

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慝他得反聞首問又如字故務其三

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禮

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

而異族者也。九族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禋言因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

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

福六

飭也。君雖獨豐其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

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

伐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

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

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

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為

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

博碩肥腍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

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腍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

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編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

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

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

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掃刷依法故

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腍咸有所以

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

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已乃言民

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為

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

六

六

六

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止
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禮雜記下總府
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
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矣是禮戴歐陽等說以
以九族為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
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
以服重者為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
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
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
已之所生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
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
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
玄為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
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
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為不相值矣若緣三及
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為昏禮何不
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不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難乃旦反下

同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

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甲首二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師所類反少詩照反。於是諸

侯之大夫凡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饋其媿反。遺也餼許既反牲腥

曰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

疏註班次至闕文。正義曰劉炫云在戊受饋而使魯為

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戊陳書經此戊齊亦宜書今不

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十年說此云北

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

救不須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
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

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妻

七計反下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

謀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

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

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

以為辭為十一年○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

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

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接如疏註大牢至適也

字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疏正義曰大牢牢

相六

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

之類故因以為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

則曰國君出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二日負子之內則

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人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

其吉焉是二日之內擇日接之為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

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為文其寔接母故云以

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用使補

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

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等

禮世子生一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

士之妻為乳母○食音嗣弧音胡蓬步工反射天地食亦反

疏禮世至乳母○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

言之鄭玄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公與文

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眾而治亂

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

蓋同宗之婦○陳才故反疏註世子至之婦。正義曰乃降以上皆內

子於路寢也見妻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

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公間名

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

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

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

義若文王名昌疏註若文至名發。正義曰周本紀稱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

曰昌曰欲今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

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

舊說以為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為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

類命為象若孔子首疏註若孔至丘。正義曰孔

於丘丘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汗頂

故因名曰丘字仲丘是其象丘丘也取於物為假若伯

相六

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鯉音里疏註若伯至曰鯉。正義曰家語本姓

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

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

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

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取

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疏

註國君至名也。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

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為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

侯周備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為名以此知不

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山川者亦謂

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

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

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

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

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為名其言廢

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為之廢

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丘丘魯山不

得以丘為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

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 **疏** 註隱痛

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鬻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

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鬻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鬻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

不得名也且黑鬻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月隱為痛也以痛疾為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為辟

不畜牲 **疏** 註畜牲六畜。正義曰爾雅釋

六畜故鄭眾服虔皆以六畜為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為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

為畜共用則為牲故 **不以哭幣** 幣玉 **疏** 註幣玉帛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璜之屬也以幣以

幣為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為為名也 **周人以諱事神**

祖且鬻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為名也 **周人以諱事神**

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

六

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

斥言。周人以諱事神各絕句衆家多以各字屬下句釋

洛反徇似後反本又 **疏** 周人至諱之。正義曰自殷以

作殉同舍音捨下同 **疏** 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

故為之諱名以此諱法故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

三月為之立名終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為下諸廢張

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註君父至斥言。正義曰

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

其名也禮稱文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

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

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

公曰夫已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

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緘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

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為諱曲禮

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

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為之諱

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

死復為之加諱欲表為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

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

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為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為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維禘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醴人有昌本之直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齋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為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為詩為書不諱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眾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曰改為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教誓則宣諸眾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疏註國是不諱之驗也

刑六

廢名○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為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為名則改其所各晉之先君唐叔封唐燮父稱晉若國以官則廢職以山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

川則廢主 改其山川之名疏註改其山川之名○正義曰廢其所主之祭之者漢文帝諱恒改比嶽為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以畜牲則廢祀 各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 僖侯名司徒疏禮廢幣則禮關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

廢二山 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疏註二山至義曰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教之山魯人以其鄉封雷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

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
獻武文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
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
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失禮而云各其二諱
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為慙耳

命公曰是其生也與五呂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

同日疏註物類也謂司日。正義曰魯世家云相公六年夫

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為類命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

齊公告吳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

相六

